

叙事绘本中“愤怒”情绪的多模态转—隐喻表征

——认知诗学视角

赵秀凤 李晓巍

(中国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249)

摘要: 本文提出情绪的多模态转—隐喻表征连续体模型和图文多模态表征系统,以几米的十部叙事绘本为语料,系统考察“愤怒”的图像表征手段,总结“愤怒”转—隐喻多模态协同构建的规律,阐释其认知诗学效果。语料分析表明,除高频使用“愤怒情绪的生理效果代愤怒情绪”这一常规转喻外,几米还频繁使用隐转喻,形象刻画强烈愤怒情绪导致的夸张效果,吸引读者注意力。最具认知冲击力的视觉表征是隐喻,几米频繁使用亮丽的色彩、形状、构图等视觉元素,基于转喻—隐喻的互动,把“愤怒是容器中的气体”、“身体是容器”、“强度大是空间上的大”等基础隐喻整合构建出“愤怒是火焰”、“愤怒是怪兽”、“愤怒是自然的力量”等概念隐喻。图像元素对语言隐喻的“去熟悉化”处理,刷新读者的常规图式,产生语言隐喻无法比拟的认知诗学效果。

关键词: 多模态转喻; 多模态隐喻; 多模态认知诗学; 叙事绘本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6)01-0010-05

Abstract: On building an EMOTION representation model of continuum from metonymy to metaphor and a system of pictorial and verbal representations, this paper, taking ten Jimmy's narrative picturebooks for young adults as data,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f ANGER, on which a generalization of multimodal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s of ANGER is made and followed by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cognitive poetic effects. Our data analyses show that, apart from the frequent use of conventional metonymies such as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ANGER FOR ANGER”, Jimmy constantly employs metaphonymy, vividly illustrating the dramatic effect of fierce ANGER. In terms of cognitive impact,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is pictorial metaphor. Jimmy fully taps the potentials of such visual elements as bright colors, shapes and pictures to construct complex metaphors incorporating the basic metaphors like ANGER IS HEAT, ANGER IS THE GAS IN A CONTAINER, BODY IS A CONTAINER, HIGHER DEGREE IS BIG IN SPACE, etc. Meanwhile, by virtue of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etonymy and metaphor, Jimmy represents in an appealing multimodal manner with such conceptual metaphors as ANGER IS FIRE, ANGER IS A MONSTER, ANGER IS A NATURAL FORCE. It holds that pictorial metonymy and metaphor, represented in a fashion of “defamiliarization” of the linguistic counterpart, have more forceful cognitive poetic impacts than linguistic metaphors alone, by means of refreshing readers' conventional schema of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multimodal metonymy; multimodal metaphor; multimodal cognitive poetics; narrative picturebook

1. 引言

“愤怒”是人类愿望得不到满足,实现愿望的行为一再受到阻挠引起的紧张积累而产生的情绪体验(叶奕乾等 1997: 348 转引自孙毅 2013: 148)。在认知语义学领域,“愤怒”是研究最多的一种情绪概念(Kövecses 2000)。Kövecses (1986 2000 2002)、Emanatian (1995)、Geeraerts & Grondelaers (1995)等学者结合大量语言证据,对“愤怒”情绪隐喻进行了系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囿于隐喻的语言表征。

关于“愤怒”的非语言表征,Forceville (2005)、Erden (2009)和Shinohara & Matsunaka (2009)相继以法国和日本漫画小说为例,考察和区分了“愤怒”的视觉手段,开创了

“愤怒”的视觉隐喻研究。这些研究拓宽了情绪隐喻研究视野,但是,存在几方面不足: 1) 没有从认知机制上系统区分表征类型,分类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2) 没有区分转喻和隐喻,把很多明显属于转喻表征手段归入隐喻,有些分析和表述不够准确; 3) 没有关注多模态表征特征,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图像和文字的互动。

本文把研究语料拓宽到彩色叙事绘本,以几米的十部绘本为例,从认知机制入手,对“愤怒”的多模态表征方式和协同构建特征进行系统考察和分类,并结合读者的解读过程,分析多模态转—隐喻情绪构建的认知诗学效果。

2. 情绪的多模态转—隐喻模型

我们认为,可以从认知机制角度把情绪表征分为三类:

转喻、隐转喻 (metaphtonymy) 和隐喻,它们构成一个从转喻到隐喻的连续体。



图1. 情绪表征转—隐喻连续体

就“愤怒”情绪而言,最频繁使用的视觉方式是用身体征代情绪本身,如攥紧的拳头、涨红的脸、张大的嘴、圆睁的双眼等。Forceville(2005)称之为“指示性符号”。用转喻术语来说,这类符号以果代因,用情绪操控下的身体反应代情绪本身。其次是隐转喻符号,如头发竖立、头上冒气泡等,这类符号蕴含基础隐喻“愤怒是体内气体的释放”或“愤怒是力”。当体内气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强大的作用力,使得头发竖立或头上冒泡。在这层意义上,以隐喻“愤怒是力”为基础,“直立的头发和气泡”以果代因,转喻愤怒情绪本身。第三类符号为隐喻表征,运用完全不同的概念域如火、烟、怪兽、雷电等映射“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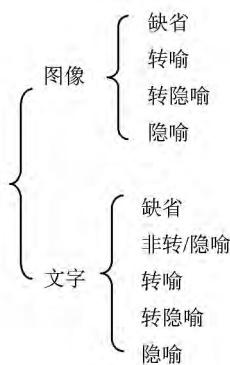


图2. “情绪”的图文多模态表征系统

遵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脉络,学界开创了探讨多重模态功能的新视野,特别探索语言模态与其他模态如何契合一处来融汇为一个整体(孙毅 2015: 20)。从多模态表征来看,在纯语言文本中,“愤怒”情绪可以通过非转/隐喻词汇如“愤怒”直接表达出来,但是在绘本中,除非在视觉上缺省,只用语言文字表达情绪,否则不借助于转喻或隐喻,人物的情绪无法传达。从图文互动来看,情绪的多模态表征系统如图2。

基于该连续体模型和多模态表征系统,以下系统考察语料中“愤怒”的多模态转—隐喻表征情况,分析其认知诗学效果。

3. 语料和方法

本文考察的语料为几米的十部叙事绘本《1.2.3.木头人》、《你们我们他们》、《失乐园——秘密花开了》、《失乐园——魔法失灵了》、《月亮忘记了》、《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星空》、《我不是完美小孩》、《世界别为我担心》、《如果我可以许一个愿望》。选择几米的绘本,不仅因为它们具有非凡的文学审美价值和庞大的读者群,而且因为它们运用多模态符号转—隐喻表征抽象情感方面独具匠心,蕴含丰富的认知审美意义。

就具体研究步骤而言,两位作者先以一本绘本《1.2.3.木头人》为试点,各自对绘本进行细致而全面的文学赏读,了解其整体语境,然后分别识别并整理出“愤怒”情绪的图像和文字表征。之后,进行比对,不一致之处,由多模态研究课题组集体对照文献反复研讨确定。据此,对所选的十部绘本逐一进行解读识别,对所有的表征进行归类、统计。我们共发现18种“愤怒”表征方式,合计312次。

4. “愤怒”的图像表征

4.1 转喻表征

使用频率最高的图像表征方式是具有人类普遍体验性、伴随愤怒情绪出现的身体体征,具体表征类型及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愤怒”的图像转喻表征

序号	表征方式	频次	百分比
1	攥紧的拳头	16	5.0%
2	涨红的脸	35	11.2%
3	张大的嘴巴	20	6.4%
4	圆睁的双眼	48	15.4%
5	紧闭的双眼	19	6.1%
6	倒八字眉	37	11.9%
7	跺地的双脚	28	9.0%
8	高举的双手	11	3.5%
9	紧抱的胳膊	10	3.2%
10	紧闭的嘴巴	42	13.5%
	合计	266	85.3%

(注:以上百分比是相对于总频次312的比例)

这类图像转喻是人类产生愤怒情绪时最普遍的感知体征,出现频次高达85.3%。这些手段对应于“愤怒”的语言常规转喻,如“气得脸红脖子粗”、“气得直跺脚”、“气得吹胡子瞪眼”等。在同一幅图像中,表1中的多种手段有时同时出现,因为人在“愤怒”时身体会同时有多种生理反应,如脸发烫、头脑发热,愤怒到一定程度时,往往还会伴随着咬牙、跺脚、两眼发黑、头晕眼花等体征(孙毅 2013: 149)。从文学叙事来看,这类图像在转喻人物情绪的同时,还发挥着另外一种重要的叙事功能:以瞬间动作代系列行为过程,推动叙事进程。从文学创作技巧来说,该类表征类似于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是愤怒情绪的常规表征,对于读者而言,其陌生化程度不高,诗学冲击力相对薄弱。

4.2 隐转喻表征

我们在语料中发现多处不同于上述基本身体体征,但在理想认知模型中又普遍存在的表征方式,如“直立或飞扬的头发”(图3)、“颤抖的身体”(图4)、“头上或嘴中冒出的气泡”(图5)。



图3

图4

图5

该类表征类型分布如下:

表 2. “愤怒”的图像转隐喻表征

序号	表征方式	频次	百分比
1	头发直立或飞扬	11	3.5%
2	头上冒出的气泡	2	0.6%
3	身体颤抖的虚线	7	2.2%
	合计	20	6.3%

怒发冲冠、怒气冲天、气得发抖是愤怒情绪达到顶点时的身体反应。从这层意义来说,这类符号以果代因,是转喻,但是,这些表征背后还隐含一种隐喻逻辑:从身体容器爆发出来一种超强力,致使头发直立、身体发抖、眼睛冒金星等身体反应,因此,我们称之为隐转喻。无论是气泡、直立的头发,还是颤抖的身体都是“怒气”之果,以果代因,是转喻,途经转喻实现从气体域或力域到情绪域的跨域映射,形成一个转喻和隐喻联动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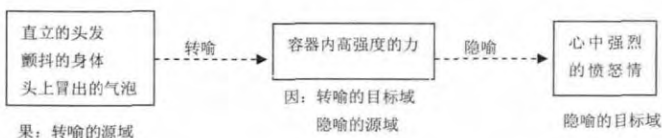


图 6. “愤怒”情绪转隐喻的映射过程

4.3 隐喻表征

张辉(2000)通过大量的语言实例对比发现,汉英表示“愤怒”情感共用的源域有“火焰”、“精神失常”、“侵犯性动物行为”、“自然力量”、“束缚的动物”。这些源域在几米绘本中都有更加直观地表征。我们发现,几米还擅长使用“乌云”、“闪电”、“暴风雨”等极端天气表征“愤怒”,这一点与 Shinohara & Matsunaka(2009)基于日本漫画所得出的结论一致。几米绘本中“愤怒”的隐喻表征见表 3。

表 3. “愤怒”的图像隐喻表征

序号	表征方式	频次	百分比	
1	火焰	12	3.9%	
2	怪兽或凶猛的动物	6	1.9%	
3	自然的力 量	摧枯拉朽的狂风暴雨	4	1.3%
		乌云	2	0.6%
		雷电	2	0.6%
合计		26	8.3%	

4.3.1 “愤怒是火焰”隐喻

从表 3 可以看出,几米惯用“火焰”表达人物的愤怒,占所有隐喻表征的 46%。这些“火焰”均着深橙色,形如喷发的火山,以熊熊烈火之势从人物嘴巴喷出,如图 7、8。



图 7.

图 8.

愤怒的人物往往位于图像的底部,形体渺小,而其口中向上吐出的火焰高大凶猛,占据整幅图片的 2/3。这里蕴含空间隐喻,以图像空间的大小映射愤怒的等级,表征“强烈

的愤怒是高大威猛的火焰”。而且,吐火的“小人物”抬头仰天,喷出的火苗直抵图片的顶端,多个锯齿形火苗构成一簇簇矢量,引领读者的视线冲破图片的物理边界,产生一种怒火直抵云霄的幻觉。绘本以一种极其直观的形式还原了“火冒三丈”这一习语表达的概念隐喻,凭借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给读者带来常规隐喻所无法企及的审美愉悦。

在这类图像中,人物、火焰与背景的颜色往往形成鲜明对比,如图 7 所示,背景颜色为深黑色,火焰为橙色和金黄色,文字为象征光亮的白色。在大面积黑色衬托下,亮黄色火焰被高度前景化,显得更加鲜艳浓烈,令读者极易产生一种换位错觉,体悟故事世界内人物强烈的愤怒情绪。

“愤怒是火焰”隐喻的映射过程如下:

源域	目标域
火焰的燃料	-----▶ 人体内的怒气
火焰的颜色	-----▶ 愤怒的程度或 愤怒人物的性情特征
火焰的方向和大小	----▶ 愤怒的强烈程度
火焰的背景	-----▶ 愤怒的后果

图 9. “愤怒是火焰”的隐喻映射

火焰域的相关属性映射入愤怒域的过程其实涉及很多基础隐喻,如“强烈的愤怒是高大的火焰”、“强烈的愤怒是浓厚的橙色”、“高强度是空间上的大”、“愤怒情绪的后果或危害是面积的大小”等等。如果要更加细致切分整个映射过程,“愤怒是火焰”这一隐喻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隐喻之上,即“愤怒是身体容器内的气体”,一经点燃就会喷火,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火焰”也是转喻的喻体,以“现象或果”代“因”,即“容器内的气”目标域。其互动过程如图 10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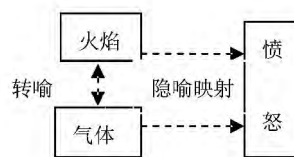


图 10. “愤怒是火焰”的隐转喻链

这一联动机制不同于图 6 的隐转喻链,这里的主体是隐喻,确切来说是两个隐喻,凭转喻纽带建立起某种关联。

4.3.2 “愤怒是怪兽或凶猛的动物”隐喻

另外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源域是动物或怪兽。几米用反常规化手法描绘出各色各样的凶猛类动物,承载着人物的怒气,彰显着愤怒的力量。如图 11、12。



图 11.

图 12.

图 11 中,发怒的人被描绘为长着翅膀和尾巴的怪物,该怪物嘴巴大开,怒火喷射而出。所配的文字是“怒火无处发泄,从嘴巴开始”,图像与文字协同作用把“愤怒”形象地隐喻为口吐火焰的怪兽,用其侵犯性姿态映射愤怒的威力。

图 12 描述小女孩看到一群男孩欺负一个同学时十分生气的场景 这里女孩的“愤怒”用“形体巨大的恐龙”来隐喻 通过恐龙硕大的身体映射女孩子气愤的强度。从碎石和男孩们惊恐万状的神态可推导出恐龙威力或破坏力。

与“愤怒是动物或怪兽”相对应的文字隐喻为“愤怒是魔鬼”。不过 由于几米绘本大多数关乎儿童世界 其中的怪兽或动物 也因此具有了某种憨态可掬的形态 即使威力无比的“愤怒”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童话色彩 也因此比抽象的语言文字隐喻多了一层诗性基调 传递着东方人特有的温情。

4.3.3 “愤怒是自然力量”隐喻

几米把人物的情感不但诉诸于身体体征和视觉冲突,而且还承袭借景抒情的中国诗学传统 大规模地调用故事世界内的自然景致 启动植入民族文化集体记忆中的“物我两忘”的文化审美图式 把人物的七情六欲涂抹于花草树木 或亭台楼阁 或日月山川之间 近似于古代文人墨客用“古道西风瘦马”式的景致描述 呈现悲凉情怀。

几米惯用的一个隐喻手段是通过描绘极端自然力量对景物的毁灭性作用隐喻映射人物的“愤怒”。我们把这一隐喻概括为“愤怒是自然力量”。这一自然力量有时表现为狂风暴雨 有时为压顶的乌云 有时则为闪电霹雳 或兼而有之。其表征方式往往为愤怒的人物处于破坏性很强的自然力量中 天人合一 上天感应人物的愤怒。如图 13、14。



图 13.

图 14.

图 13 选自《月亮忘记了》。没有了月亮 人们情绪狂躁 无比气愤。图像中除了有立于两个建筑物间形体硕大的怪兽外 树木凋零、汽车车窗破裂,一片狼藉和凌乱。该景象以果代因 转喻自然的破坏力。同样 在图 14 中 人物“愤怒”的情绪与使植物凋零的自然力相互映照:天空昏暗,树叶凋零。自然界的破坏力映射人物的“愤怒”情绪 两者在后果上相似 都具有摧毁性 “愤怒是自然力量”这一隐喻通过突显“破坏力”这一共同属性 在两个域之间建立跨域映射关系。

5. 几米绘本中“愤怒”情绪的多模态特征

根据“情绪”的多模态表征系统(图 2) 我们对语料中“愤怒”情绪的图一文表征方式 进行了考察统计。

理论上说 图像和文字表征系统中的选项可以自由排列组合为多种图文协作方式 但是 语料考察发现 它们的组合呈现出规律性特征。

一、图像表征全覆盖。如表 4 所示 当图像缺省 即没有任何视觉表征时 文字也缺省。也就是说 当需要显性表征“愤怒”时 图像表征必不可少 这也符合绘本以图像表征

为主导的语类特色。这也说明图像表征的功能不仅限于动作和场景的视觉再现 还具有重要的表情(expressive) 功能。

表 4. 几米绘本中“愤怒”的多模态协同表征

协同方式	图像	文字	百分比
一致式	转喻	转喻	17.1%
	转隐喻	转隐喻	3.9%
	隐喻	隐喻	10.1%
不一致式	缺省	转喻	%
		转隐喻	%
		隐喻	%
		非转/隐喻	%
	转喻	缺省	32.6%
		转隐喻	%
		隐喻	%
		非转/隐喻	13.3%
	转隐喻	缺省	4.3%
		转喻	%
		隐喻	%
		非转/隐喻	1.5%
	隐喻	缺省	4.3%
		转隐喻	%
		转喻	%
非转/隐喻		12.9%	

二、文字臣服于图像霸权。如表 4 所示 无论图像表征方式如何 文字缺省高达 41.1% 说明“愤怒”情绪主要依赖图像呈现。图片所配的文字主要用于叙述动作和事件。这一点不难理解 由于愤怒是人的基本情绪 往往有丰富的身体姿势和表情反应 这些反应易于视觉呈现。文字的大面积缺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语料中 41.1% 的“愤怒”情绪表面上为单模态图像转一隐喻 但是 由于文字是构成叙事语境的重要成分 文字的作用不可忽视。

三、一致式占绝对优势。在图一文共同参与表征的情况下(58.9% = 100% - 41.1%) 图一文表征方式高度一致, 占有所有图一文表征的一半以上(50.8% = 31.1% * 58.9%)。这说明在认知机制的选择上 图一文往往趋向于统一 相互印证和加强 突出人物的情绪。

四、图一文互补中文字倾向于简约化。在图一文共同参与但表征方式不一致的情况下 文字倾向于使用非转/隐喻直白式表达。这也符合绘本的语类特点: 文字简约 更多地依赖图像和色彩表征故事世界。该情况下 图像的转一隐喻表征把抽象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付诸于可见的形象 起到了详述和拓展的作用。

总之 绘本主要依赖转一隐喻视觉图像表征人物的“愤怒”情感 文字起辅助作用。相对于黑白漫画 彩色绘本大量运用色彩或调节色度突显转一隐喻的映射属性。

6. 结语

语料分析表明 图像转喻“愤怒的生理效果代愤怒”使用频率最高 用人物面部的线条、颜色、身体、姿势等视觉手段表现人物的内心的情绪 是绘本这一语类最简捷便利的表征手段 最符合读者的认知常规图式。但是 如果情绪的

表征只局限于单一图像转喻方式,叙事的情感冲击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几米还频繁使用隐喻,形象刻画强烈愤怒情绪导致的夸张效果,吸引读者注意力。最具认知冲击力的视觉表征是隐喻,几米倾向于用亮丽的色彩、形状、构图等视觉元素整合“愤怒是容器中的气体”、“身体是容器”、“程度大是空间上的大”等基础隐喻,构建“愤怒是火焰”、“愤怒是怪兽”、“愤怒是自然的力量”等概念隐喻。通过图像元素对语言隐喻陌生化表征,刷新读者的常规解读图式,产生语言隐喻无法比拟的认知诗学冲击力。从最普遍、直接可见的生理体征到基于基础隐喻的生理体征,再到完全不同概念域的构建,情绪表征形成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转喻到隐喻连续体。在几米的叙事绘本中,它们的使用频率也按照这一顺序逐级递减。

在多模态协同表征方面,绘本往往采用图一文一致式,相互印证和加强。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愤怒”以图像表征为主,文字倾向于缺省或非转/隐喻,体现了绘本文学叙事中文字简约浓缩的艺术特点。

概言之,彩色绘本把人物内心的抽象情感付诸于多模态符号传递给读者,通过刺激读者的视觉神经,调用其镜像神经元,创造感同身受的移情效果。作者通过动态调控读者的阅读图式,挖掘图像和文字符号的表征潜势,创造审美张力和诗学冲击力。这也是绘本文学盛行的认知源泉。

参考文献

[1] Eerden, B. Anger in Asterix: The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anger in comics and animated films [A]. In Forceville, C. & Urios-Aparisi, E. (eds.). *Multimodal Metaphor*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9: 243-264.

[2] Emanatian, M. Metaphor and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The value of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J].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995(22): 163-182.

[3] Forceville, C.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 the Asterix album La Zizani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5(37): 69-88.

[4] Geeraerts, D. & Grondelaers, S. Looking back at anger: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metaphorical patterns [A]. In Taylor J. & MacLaury R. (eds.). *Language and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of the World*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5: 153-179.

[5] Shinohara, K. & Matsunaka, Y. Pictorial metaphors of emotion in Japanese comics [A]. In Forceville, C. & Urios-Aparisi, E. (eds.). *Multimodal Metaphor*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9: 265-293.

[6] Kövecses, Z. *Metaphor of Anger, Pride and Love*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86.

[7] Kövecses, Z. *Metaphor and Emo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Kövecses, Z.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0] Matsuki, K. Metaphors of anger in Japanese [A]. In Taylor J. & MacLaury R. (eds.). *Language and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of the World* [C].

London: Methuen, 1995: 137-151.

[11] 宁全新. Anger 与隐喻[J]. 外国语, 1998(5): 69-72.

[12] 彭懿, 白解红. 汉英“愤怒”情感新词的认知对比研究[J]. 外国语, 2007(6): 32-38.

[13] 孙毅. 英汉情感隐喻视阈中体验哲学和文化特异性的理据探微[J]. 外语教学, 2010(1): 45-48, 54.

[14] 孙毅. 核心情感隐喻的具身性本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105-111.

[15] 孙毅. 当代隐喻学在中国(1994—2013)——一项基于 CSSCI 外国语言学来源期刊的文献计量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3): 17-22.

[16] 岳好平, 汪虹. 基于空间合成理论的情感隐喻分类及认知解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8): 15-18.

[17] 张辉. 汉英情感概念形成和表达的对比研[J]. 外国语, 2000(5): 27-32.

[18] 赵秀凤. 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兼评 Forceville & Urios-Aparisi《多模态隐喻》[J]. 外语研究, 2011(1): 1-10.

[19] 赵秀凤. 多模态隐喻构建的整合模型——以政治漫画为例[J]. 外语研究, 2013(5): 1-8.

[20] 赵秀凤. 多模态认知诗学研究——认知诗学研究的新进展[J]. 外国语文, 2013(6): 43-51.

[21] 赵秀凤. 主观性移位的语言表征及认知理据: 认知诗学视角[J]. 西安外国语学院大学学报, 2011(4): 26-29, 53.

[22] 赵秀凤. 意识流语篇中心理空间网络体系的构建——认知诗学研究视角[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5): 7-11, 50.

[23] 赵秀凤, 黄洁. 后现代语境中的认知诗学学科定位和发展前景[J]. 外语学刊, 2013(5): 26-30.

[24] 赵秀凤, 苏艳. 多模态隐喻性语篇意义的认知构建——多模态转喻和隐喻互动下的整合[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18-29.

[25] 赵秀凤, 王春霞. 认知诗学文学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以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13(4): 54-59.

[26] 赵秀凤, 叶楠. 跨文化视域中认知诗学的本土化研究构想[J]. 外国语文, 2012(1): 7-10.

[27] 赵秀凤, 展伟伟. 多模态视角下爱情新体验——“40-4Love”诗歌为例[J].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 2010(4): 45-47.

[28] 赵秀凤, 张卉. 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批评隐喻策略——以“外媒中多模态隐喻构建的中国形象”教研课题为例[J]. 外语教学, 2013(4): 61-6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反讽对比研究”(项目编号: 15BY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叙事‘语篇视角’的认知诗学研究”(项目编号: 13YJA740082)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资助项目“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现代小说的认知诗学研究”(项目编号: 2462015YQ09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秀凤,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 认知诗学、认知语言学、多模态研究。

李晓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15-09-05
责任编辑 孙毅